

# 19秋台湾清华大学交流小结

2020-12-10 13:46:03

记一次在新竹清华交流的经历 依稀记得一首老歌,《高山青》里这么唱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唉。”但有趣的是,直到我亲身坐在南投县日月潭的游船上,听到游客传唱这首熟悉又陌生的歌谣,我才知道:原来阿里山是在海峡的对岸;原来日月潭是在台湾。是的,我并不了解台湾,在此之前也未曾想过要去了解这里。直到我在桃园机场走下飞机、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我也从未在网络上查询过台湾的一点一滴。是的,我并不了解台湾。我想从零开始体验这里。随身不过一支笔、一个记事本、一台电脑,几件贴身的衣物,当然,我的母亲比我更加积极,成天在网络上尝试去了解台湾的一切。飞机有些误点,到达桃园市已经是晚上了。走下飞机,从航站楼一路走到接机大厅,身边的乘客们很多也是和我相似的华人长相,但我知道除开一起来交流的同学,他们几乎都是台湾同胞,这种感觉有些微妙:身在异乡有种家乡的欣慰、身在家乡有种异乡的悲哀。桃园国际机场覆盖了免费的Wi-Fi,也提供了比较周到的服务。接机大厅里有可用银联银行卡提取现金的ATM机(需要开通国际服务),也设置了台湾三大电信运营商(远传、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的服务柜台,出示台湾通行证就能很方便地办理电话卡。与接机的台湾同学会合后,乘坐巴士从桃园市到新竹市花了一小时左右,到达学校大约是十点,宿舍区的小卖部暂时还没有关门,包括我们交流生在内的许多新生在这里购置生活用品。小卖部的物资很齐全,你甚至可以买到床垫和被子。老板很和蔼,当我结账时不小心掏出人民币递给他时,他笑着打趣道:这张面额太大了,找不开——人民币和台币的兑换比率大约是1:4.2。新竹清华大学在分配学生宿舍时是将相同来源的交流生分在同一宿舍的。没有机会和台湾同学一个宿舍稍微有些可惜,不过同一宿舍的学生所修的专业、来自的大学都是随机的,某种意义上也是“broaden my horizon”了。和我同一宿舍的另外三个同学分别来自重庆邮电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刚见到他们时我还有些畏生,总感觉“象牙塔”里的我和他们走不到一起去,但也没过多久,拥有类似的身份、处在相同的陌生环境里的我们很快“惺惺相惜”,增进友谊的同时,也更加了解的互相的学校、家乡。先来看看这座学校的硬件吧。和复旦大学比起来,新竹清华大学的校园挺小,不需要多久就能全逛一遍。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是全台湾排名第二、仅次于台湾大学的综合性大学,文科系所、理科系所、社科系所一个不少,另有一分校区为医学专业的所在地。教学用的教室并无什么出彩的特点,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大致和复旦的二教、三教类似,不如五教、六教的豪华。实验室的环境也和立人生物楼、江湾生科楼里的实验室相近,但设备、材料不如我校的先进,可以感受到明显的经费问题,比如他们还在使用老式的、弹簧裸露的pipetteman移液枪。图书馆刚刚翻修不久,内设崭新而modern,配备了许多先进的设备,既可以自习,也可以观影视娱乐,同时可向同学出借宽敞明亮的活动用教室。有趣的是,学校的宿舍区建于一座15-20米高的小山丘上,小卖部和水木清华餐厅就设在半山腰上,我上课所要前去的生物楼则又是在数百米外的另一座小山上,每日从宿舍到食堂到教学楼三点一线的日子,经历上山、下山,尽管有点累,但又别有一番有趣的体验。食堂有三个,一个小食部与两个餐厅,餐厅内的架构是一个个小柜台,内容中西结合,既有中餐,比如大陆北方面食;也有西餐,比如牛排;甚至包括麦当劳这样的快餐。新竹交通大学就在隔壁,去那里的餐厅也不失为一种好选择。学校的绿植做的十分好,宿舍区的山上覆盖着许多小花蔓兰、大野芋等,郁郁葱葱,主干道的两侧则是一列大榕树,树下铺着木质的栈道,栈道下是不停的人工河,栈道走到底——注意躲着点榕树垂下的须——是铺满了的莲花池子,池塘旁又是山路,向上通向生物楼,生物楼对面的小花亭,在合宜的季节里彩蝶纷飞(只是秋季难以见到)。不得不提一下纪念梅贻琦校长的梅园,经过一条掩映的小道,一大块立石上“梅园”大字,四周柏树的鳞叶苍劲古朴。时至秋季,向远处望去,数百株的梅树,数千朵的白梅正开,难以用言语去形容的震撼。再来看看这里的软件吧——同学、老师与学业。“自由”是这里的学生的主题,但又有别于复旦的学生们“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显得有些过于放纵而散漫:上课学生迟到是常态,缺席也不在少数,甚至有忘记去参加考试的。考虑到这里也算是极为优秀的大学了,这种现象是蛮难想象的。当然,每一座学校都不缺乏优秀的学生,图书馆的夜读区里也总是有人来来往往。但总的来说,这里的学习氛围确实有别于复旦,并没有那么浓厚。或许吧,我说是或许,他们的大学更是一种生活而非单纯的上课和学习。尽管刚刚吐槽他们很多学生的学习态度,在日常的相处里,他们的闪光点依旧十分引人显眼:极其自觉的规则意识,比如垃圾分类(早于上海);比如光盘行动(真正每一餐都做到完完全全的“光盘”)。这里的老师水平也十分出色,我主要讲讲我所在生命科学学院。老师绝大多数都是欧美博士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出色的外语水平,和这里具有特色的教学模式相辅相成。台湾的高校普遍采用一种“半英语”教学模式,即全英文教材、作业、考试,课堂上老师的讲学以汉语为主但穿插许多英文的专有名词。这种教学模式在自然学科中的覆盖率很高,对学生的外语水平培养显然是很有益处的。尽管大陆在2001年就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外语进行教学,但目前来看实施效果并不佳,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学习、借鉴、改进的。最后谈谈在这里的课余生活。住宿条件和复旦差异不大,四人间,随时有热水。在台湾的支付主要依靠刷卡和现金,很有一二十年前大陆的味道,起初觉得有些麻烦,后来习惯了便也无所谓了。一卡通比复旦的功能更多,可以用于支付全家、711等便利店,一卡通同时也是城市公共交通卡,支付公交车费用、长途巴士费用、地铁(捷运)费用都是可行的。我比较宅,不是很喜欢出校游玩,但清大对我们交流生还挺体贴,组织了很多次的交流活动,包括我在文章开头所讲的日月潭旅行。在台湾游学四月有余,2020.1.14,我从桃园机场又飞回了上海虹桥。我依旧没有了解多少台湾,但内心感觉已满足矣。